繾綣濠江——關於陳融

陳繼春

陳融（1876-1956）字協之，號顒庵、松齋。番禺人，辛亥後曾任國民政府秘書長，1913 年陳融就任司法籌備處處長。[1]其後任廣東高等審判廳廳長，事變後離職。之後，陳炯明將此職委與莫鴻秋，後來陳氏既去，莫氏的委任即無效。由此，1923 年 10 月的廣州，仍有再次委任陳融之說。[2]廖仲愷任廣東省長時，陳氏任政務廳長，系胡漢民妻舅。[3]1931 年任廣州國民政府秘書長。



陳融與粵地詩書畫界往還密切，其越秀山的“顒園”經常文酒高會，有“詩五子、畫五子”之友，為一時文壇領袖，其本人亦能書，隸、楷、行兼擅，香港至樂樓刊《黃梅花屋詩稿》中有其“讀晚人詩稿分賦”數首墨跡，晚年草書，出入於《十七帖》與懷素之間，用筆剛柔並重，簡澹愈遠，流露出寵辱皆忘的氣度。如香港藝術館所藏的楷書對聯：“斷煙無限思量，忍持贈故人，暮寒如剪；梅谷一杯凄惋，做初番花訊，翠屋為家。集夢窗・風入松、解連環、解語花、瑣窗寒、喜遷鶯、聲聲慢，易大厂之作。苣齡尊嫂囑正，廿四年夏，陳融顒庵書於顒園。”此書於 1935 年，被譽為“秀雅峭技，淵源於六朝碑刻。”[4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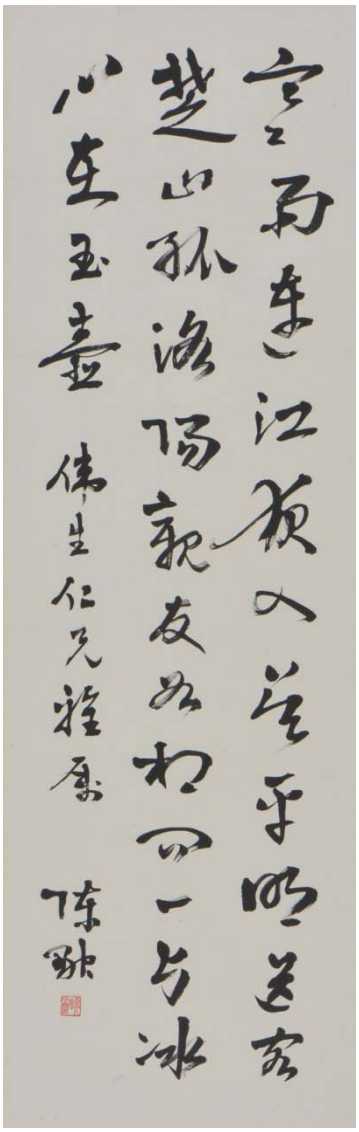
1936 年以後，陳融基本上專心致志於文教事業，研究嶺南文化，晚年尤工章草，而且功力甚深。其以數十年之功寫成巨著《讀嶺南詩人絕句》以毛筆所書。被譽為“細觀每字，皆以隸書、北碑筆意藏鋒用筆，轉折毫芒，皆精氣內斂……其結體又大小長短，順其自然，沒有一點勉強與造作。剛建婀娜，兼而有之。把碑帖的優長為一爐，這在近代的草書中尤為難能。”[5]

在澳門，陳融所書“澳門商會”匾額，在議事亭前地曾是亮麗的一景，氣勢磅礴。誠然，學者認為此書於 1949 年，不過，我們在一幀“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開幕留念”的照片中，發現署“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”。由此可知，陳融書此當是更早。

---

[1]《粵事片片錄》，載 1913 年 8 月 4 日香港《華字日報》。
[2]《高審長有復委陳融說》，載 1923 年 1 月 29 日香港《華字日報》第二張第三頁。
[3]《政務廳長之逐鹿》，載 1924 年 6 月 18 日香港《華字日報》第三頁。
[4]陳永正《嶺南書法史》，頁 186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廣州，2009 年。
[5]參看劉正成主編《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》，頁 1302，大地出版社，1989 年。

陳融於抗戰時期居於東南亞，按黃蘊玉 1940 年的記述，其“遠遊南洋諸島。當蕭佛成未逝前。且曾留暹。惟近年則隱居越南之堤岸。”



堤岸市中廣東華僑不少，亦時有粵地藝人鬻藝其間，當時，陳融的友人廖俠懷於是處，故陳融亦可流連梨園間。當年 9 月，廖俠懷自越南歸國時，陳融因懷念舊友，托廖氏攜其詩作返國分致友好。是時馮康侯住澳門，“協老對之，懷念尤切，故填詞一闋以贈。”詞調寄“滿江紅”，曰：

游刃縱橫，論篆刻、吾當束手。丁鄧後、悲庵牧甫，舍君誰右？丹青屏時流靡□，蟲魚上究殷墟茂。欲鄭潘、三絕忒飄蓬，東陽瘦。

千石契，於齋友；百石頌，顒園壽。並朱鈐墨拓，悉歸烏有。筆底龍蛇心力拚，櫝中龜玉伊誰咎。比田廬、書畫恨道長，君憐否？[6]

由此看來，因為戰亂的關係，馮氏以前刻贈陳融的作品，悉以流離而散失。陳氏痛惜之。故有“君憐否”之句，足見他們之間的交誼！

“繾綣濠江——前賢書畫展”展出澳門藝術博物館藏陳融作品書王昌齡（約 697—約 757）《芙蓉樓送辛漸》詩，似有自況意味。首先，作品云：

寒雨連江夜入吳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陽親友如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 。偉生仁兄雅囑，陳融。

要知道，芙蓉樓在江蘇鎮江。詩是王昌齡任江甯丞時送別朋友辛漸乘舟去洛陽而作，表明了自己為官的清廉無私。 “玉壺”是甚麼？是晶瑩粹白，“冰”是純淨明徹。當時王昌齡被貶官，但他自認可是無罪的，以此自白於人。文字簡練、含蓄，意味深長。而這裡的“偉生”就是澳門賭商傅德蔭（1894－1960）。

我們缺乏足夠的資料對上述作品進行斷代，但 1949 年 6 月香港的報章有如下的一段話：

穗中書畫界月來遷動甚頻，去澳者有沈仲強、商衍鎏、張學華、高劍父、李撫虹、陳融等，來港者有趙少昂、黃獨峰、關山月、王商一、胡毅生、張祥凝、孫芳等。[7]

後來，陳融是轉去香港居住的，而且逝於香港，此作品書於他於澳門逗留期間？令人思索！

---

[6]蘊玉《陳協之詞贈馮康侯》，載 1940 年 9 月 29 日澳門《華僑報》第八版。

[7]《藝壇簡訊》，載 1949 年 6 月 21 日香港《華僑日報》第四張第二 頁。